

義大利版畫藝評人  
羅貝托·沙維 (Roberto Savi)  
專題導覽

『我從六歲開始愛好描繪物形，五十歲方能時常展出，但是我七十歲以前所畫的那些作品，都不足一題。七十三歲乃能領悟禽獸魚鳥情狀，八十歲愈益精進，九十歲究明真意，百歲始得神妙，百一十歲則一點一畫皆栩栩如生矣。祈求天上那些享受不朽生命的神明可以證明這個為畫癡狂的老翁所言。』

葛飾北齋

藝術家曾美禎的身上奇異地匯集著熱情、感性、絕望、歡樂、虛無主義與神祕主義種種特質。它們分別地存在著，彷彿與「俗事」隔絕，直到終了。讓我們覺得有義務用一種完全另類的專注，看待她的作品。

她的版畫作品風格獨樹一幟，因為它們驗證了時間的過程；也驗證了一個女人細微、無可察覺的蛻變。她擔憂缺席、苦痛、熱情被掏空的深淵，還有本世紀發生的種種無用的意外。她的作品是這樣的熱情之下的「遺跡」，從這個道德與精神的觀點看來，變得更加不容小覷。

我相信沒有人忘得了曾美禎，和她的木刻作品。那些作品是這個混亂、暴力的世代中還明白渴求聖潔的女人的訊息，這並不代表我們會在作品中看到什麼刻意的表現或「創作者」、藝術家以自我為中心的虛假。相反的，我們會受到一股奇異的秩序所襲擊，尤其是在她的版畫作品中，敘述的是失敗、墜落、絕望地求生與急於擺脫重擔的人性恐懼。

曾美禎的作品劃定了一條路程；獲取一股力量，慢慢地，作品被拋棄、遠離，因為那正是藝術家所意。在這個情況下，必須將它們視為一種明證，也是人類存在天地之間身不由己最標準的評論。因此，她的作品應該從精神與道德的層面來欣賞、詮釋。由此觀點，所有的作品皆以意義深遠的方式展現藝術家全然的性格，也提供一把鑰匙，更深層探索她的創作。

我認為大家在欣賞本展時可以看著作品並想著上一段「開場白」：藝術家的生活哲學與性格。我相信很難將曾美禎作品的這一面與她和西方的接觸分開。當然只考慮與西方的關聯不盡能完全詮釋與解讀她的木口木刻，反而，歐式的版畫作品很難拿來與曾美禎的版畫作品評比，西方的影響是很細緻的，已經被藝術家消化咀嚼，幾乎不可能說明道白。一連串的原因使得曾美禎在這些年間，近乎完全拋棄制式的規範，不知如何，也許，是她的存在方式帶來的強烈衝擊與變化。我們可以在不同的木刻中發現同樣的線條，更為豐富的線條，彷彿感情已經自由地超越了形體的局限。藝術家的手更加確信地刻畫，更有效地詮釋與評論自身的情感。我相信，這些版畫都各自擁有獨立的生命，正是因為它們與藝術家的生命經歷緊緊相扣。作品詮釋的是生命；也可以用生命詮釋，

讓它們的出現獲得一種完整的意涵：當生命與作品之間的關聯越來越密不可分，也就越接近本世紀偉大的版畫家的特質，兩者間有著頻繁與持續的交流。

曾美禎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創作出數量可觀的版畫作品，其中大部份詮釋的都是人體：身體、臉、手、眼神、肖像、扭曲的表情，皆以線條雕琢。除了這些主題之外，還可以看到風景、對環境的詮釋、靜物與物件。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以人體為主題的版畫作品，以不同的姿勢與態度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這些作品的特色在於所有圖像的轉動都以線條為基礎；的確，曾美禎尤其是一位版畫家。她以精煉的手法掌握線條，精確的一筆一畫都是清楚計算過的，柔美卻也銳利。就連她的素描作品也帶著這樣有力宛如刻蝕的線條。

在東方優雅兼具力道的文化中，有對生命詩般的詮釋與武士道精神，孕育了罕見優美、精致的圖像；創作出帶著憂鬱的詩詞，犧牲或被犧牲的貴族淡然。仔細地觀察萬物中跳動的生命並冀望瞭解、掌控，將它變成自己的一部份，融於創作中，用想像力豐富它，然後歸還。東方這樣亙古亙今的藝術對歐洲面對現代化的思慮帶來安慰。那苦行與慶祝並濟的表象似乎重新創造了世界最初的景象。傳統的一面又再一次因為距離，因為東方而更添神秘的色彩，至少提供西方衰落的藝術一個再興的機會。

這些木口木刻帶著魔力：乾淨的線條沿著精確的輪廓而行；周邊意義豐富的點綴更加強調主題的形狀，而那超凡的淡然帶著光環，傳遞創作者的心靈，如果你側頭欣賞或微閉雙眼，人體、物件與背景的形狀將帶著你發現不屬於這個世間的平靜與劇情。

這樣的藝術昇華地反射出夢中的現實；風格尊循著幾世紀以來延續的符碼，世代傳承於師徒之間，宛如祈禱文一樣在重複中更新，因人而重新詮釋、呈現。要達到這樣純粹的風格，徒弟必須先完美地臨摹想要呈現的物件：一根根的小草或竹葉，日日夜夜、耐心與長久的學習終將讓他領會萬物的精髓，就像西藏系列中的僧侶一樣。

那是一種傳統的秩序，在探討單一的作品之前，那外在的重複性可以讓生命流動，而技藝、品味與創作力則能識別不同，也是奠定時代與特質的本質。

對東方的大師來說，繪畫是一種儀式、祈禱與精神的昇華，就像禪修中的射箭，需與目標、工具融為一體，極為專注，用透明的墨水、柔軟細緻的毛筆讓每個筆畫都是細心呵護、具象徵性與神祕的運筆之下的結果。

也許因為這樣，東方的大師永遠不曾想過直接在木板上刻版畫：他們不認為直接在版上刻蝕的功夫（其實是如此的重要）與藝術創作有關聯，因此總是將這個過程委任於專門的工匠。他們不親自刻畫木頭，而是畫出一張精準的草稿，讓其他人轉拓在木頭上；版畫將精確地刻出素描的線條；刻畫的人不會試圖在木頭中尋找什麼表現的可能，木版只是一個能夠複製素描的工具。藝術家只負責提供素描，而刻版的工匠則將素描貼在櫻桃木版上，著手刻畫。杜勒也常常使用這個方法；負責刻版的人則不看內容，只是忠實地跟隨著素描的線條。然而，不論刻版的人，這個技法本身就帶著一種特別的質感與味道：木頭轉印在紙上的痕跡，獨一無二、輕巧、莊嚴；挑戰毛筆留下的細緻筆觸。水印木刻透

明珍巧的顏色更能畫龍點睛。一版一色，或許多版完成一個主題，結果是傑出與優雅的，天馬行空、更具詩意，仍然非常迷人但似乎已漸漸被東方當代的大師所遺忘，或忽略。他們反而荒謬地受到西方虛假的呼喚所迷惑。

也許曾美禎不屬於這個世紀，也不許於這個世界；可能因為被原有的世界所放逐才來到這裡，也因此內心充滿著追憶過往歡樂時光的渴望，在哪個不知名、異教傳奇中的樂土。她渴望回到故土，等待那個她曾經冒犯過的力量平息怒火或妒忌時。她為了表達自己，讓別人懂得她的心情與愛，而選擇了一種如同修行的技術，將創作的奇蹟託付給線條的神祕，那就是木口木刻：召喚纖維中還帶著生命的樹頭與木版，與版畫家的刻刀抗衡；木頭之於森林，猶如鑲嵌木塊之於木刻版，對抗著落下的雕刻刀。準備的過程猶如儀式般，大部份的版畫家在刻畫中都帶著疑慮，像一個進行中都帶著不確定性的儀式，直到最後一道手續才會真相大白：印製成畫。

曾美禎刻了許多的木頭，像個不倦、癡狂的形狀書寫者。一個個的作品帶領我們進入一段旅程，呈現所有的形狀，彷彿閱讀現代版的一千零一夜的波斯公主薛拉莎德說不完的故事，她祈求謬思施法，讓她當日的生存是在線條詩意的安撫中。這個展覽是一部精彩的自傳，讓人享受它的完整。